

小說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半至十二時半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會議室

決審委員：甘耀明・范銘如・童偉格・劉梓潔・駱以軍（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

會議記錄：林宇軒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二十七屆臺北文學獎小說類收件情況。本屆共收到來稿三百三十九件，經資格審後，進入複審三百一十二件，由複審委員方梓、朱國珍、吳鈞堯、邱祖胤於三月三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評選出十四件進入決審。決審委員甘耀明、童偉格、劉梓潔、駱以軍推舉范銘如為主席。本屆小說組須選出四個獎額，首獎一名、評審獎一名、優等獎兩名。主席首先請各位評審對本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選重點。

駱以軍：我滿多年沒有出來擔任評審了，這次看覺得：「天啊，大家捲成這個樣子！」有四、五篇作品已經脫離了文學獎等級。借用王德威《可畏的想像力》的書名，我的感受是「可怕的描述力」，有幾篇讓我抓不太到，但都讓我覺得非常震撼。

甘耀明：以軍這麼推崇，還用了一個「捲」字，但我的想法不太一樣。這次有三百三十一篇，是近十年投稿件數最高的一屆，「捲」可能可以用在這邊。對我來說，有幾篇確實很突出，其他則是四平八穩，在保守、完整的結構下沒有嘗試不一樣的東西。這屆有滿多呈現家庭塌陷、失和張力的作品，有幾篇的魔幻其實很變態。如果作品的肌理有比較飽滿的狀態，我也願意去選。

劉梓潔：因為徵文辦法裡面還是有「臺北經驗」，所以這十四篇作品很多還是努力地和城市地景扣合；有些看得出來作者經過長期蹲點，或者就是寫出生長大的地方，這考驗了小說作者的取捨，比如，浮世繪全觀式地寫百貨公司每個樓層，可能就不如好好去寫一個老舊國宅樓梯防護網來得動人。這次作品有非常多的「父親」，但「父親」不應該只是一個小說中的「裝置」，我覺得最終都應該要再往下去挖掘自己最終想要探問的是什麼。再來，和耀明的觀察有點接近，就是四平八穩的作品很多，但是缺乏驚喜，可能單段的描述力很厲害，但收尾就略顯紊亂，以一種「文案式的金句」來轉折，這可能和近年IG或雞湯體的盛行有關。

童偉格：我來提供一個比較悲傷的看法。如果把觀察時間拉長一點，這次進入決審的十四篇稿件滿符合我自己這五年來所看過文學獎稿件的基本樣態，簡單說有兩個還在延續的大趨向。第一點，某些稿

件帶有寫作班或創作工作坊制式教導的特徵，所以一眼看過去技術很成熟，比如主題句破題、濃縮小說的意旨，企圖給人一種鮮明的印象，接著就是固定的結構創作方法，將主題句式反覆盤整或製造事件的對比，又或者大家更常用的是懸吊一個死者，因為這最好創造一個小說的整體結構；某些片段化的書寫可以呈現出作者的控制能力，但是他會用這種能力完成強勢而且單一的抒情腔調，最後再安裝上一個刻意曖昧的結尾，這樣看來，我覺得很多的結局都不可解，固定的敘事方法讓很多小說讀來都是雷同的。第二點，其實跟大潮流相反，我感覺有不少的小說作者可能已經不太思考歷史和美學問題了，這讓他們的敘事風格讀起來像是報導、履歷表上的自傳或動漫腳本的劇情大綱。我悲觀地覺得，有一半以上的作品會簡單到我不太知道如何評論，第一點趨向的「精心刻意設計過的簡化」和第二點趨向的「渾然天成的簡單」，就只有這兩種做法。我想起昆德拉所說，小說的藝術是複雜性的藝術，這個定義對現代小說的構成還是重要的。

范銘如：這一屆讀起來的感覺，我也是有點失望，原因就如同剛剛幾位老師所說，也就是結構完整，以小說而言都算及格，但相對來說滿保守。這次主題除了有大量的父親，還有同志和跨性別，這兩個主題已經占掉決審十四篇的過半了，這些主題我已經看過很多，所以相較之下要突出其實不太容易，整體來說，選擇並不多。

第一輪投票

經評審討論，決議首輪投票一人圈選三篇作品，不分名次，得票數依高低排列如下：

三票作品

〈外星人〉（甘耀明、童偉格、駱以軍）

兩票作品

〈紅面鴨〉（范銘如、駱以軍）

〈似曾熟識之地（Liminal spaces）〉（劉梓潔、駱以軍）

〈很小很小的死亡〉（甘耀明、劉梓潔）

一票作品

〈發酵〉（甘耀明）

〈取景框外〉（童偉格）

〈過水〉（劉梓潔）

〈息風帶〉（童偉格）

〈道別〉（范銘如）

〈不再跑步的人〉（范銘如）

○票作品

〈水族館〉

〈愛的鏡像〉

〈守育的馬拉松〉

〈香火〉

經評審決議，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並可斟酌是否保留一票作品進入第二輪評選。

◎一票作品討論——

〈不再跑步的人〉

范銘如：我選這篇的理由很簡單。我評審過許多次的文學獎，主題多是苦大仇深、心理鬱卒、變態哀怨的，好不容易看到陽光勵志也符合臺北主題的作品。〈不再跑步的人〉結構完整，很適合改編為單元劇演出。

〈道別〉

范銘如：我在和其他篇寫父親的作品像是〈似曾熟識之地〉、〈很小很小的死亡〉之間掙扎，之所以選這篇是因為比較健康寫實，沒有調動太複雜的情節。不過，我選這兩篇的時候都知道大概不會被選上，因為不太屬於文學獎評審習慣的品味。

〈息風帶〉、〈取景框外〉

童偉格：〈息風帶〉和〈取景框外〉是我選的。這兩篇是相對複雜的作品，他們思考的命題有時候會讓我停下來想一下，但我都不堅持。〈息風帶〉寫的是其他篇章很少寫到的事，小說裡的第一人稱「我」跟「林欣怡」兩人希望延續上輩人未了的情緣，寫一種比較複雜的主題，把看到的外部風景變成內心情感的演練。這部作品最大的缺陷，是這兩個年輕人對延續的願意遵守，這個意願的來由不明，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辯證，整篇小說描述的過程就顯得比較莫名；另一方面，是外公帶

給「我」的只有非常模糊的宗教語境，比較可惜。

〈取景框外〉想調動的結構相對複雜，也容易出錯。整篇作品分三段，但若從第二段開始寫，會更俐落。作者使用第一人稱「我」寫「我」跟「我」的周邊，所有那些沒有辦法被定義留存下來的事與景。最大問題是，「我」的感知與理解滿平常的，目的單一，這會讓「我」以外的角色比較像道具。「孔小姐」最大功能就是一句台詞「那是我爸」，完成懸吊死者的作用，然後就被失蹤了。縱然有許多問題，但仍然可以看到這兩位作者很盡力的在思考，自己能夠掌握、使用的小說技術。

駱以軍：〈息風帶〉是我的第三、四名，這篇的描述力非常強大，令我嘆服。那個女孩子在墾丁飯店展示自己私處的寫法，厲害的地方在於「強控制力」展示得非常美，但不變態。一般看到的年輕書寫者在寫情慾方面，像是亂撒醬汁，但這篇寫得很有韋勒貝克的風格，讓我覺得很佩服。這篇的弱點是，後來要證明他是gay的環節時有點滑稽，像電影、動漫小說的情節。

〈過水〉

劉梓潔：這篇應該也算這次「變態」的系列之一。三、四十年前女性書寫就已經開始把女性情慾和血、尿、水的意象結合在一起，這種寫法其實不新穎，但作者有寫出爸爸跟阿姨在樓下自助餐店的油膩感、公寓頂加防護網這些很具體、很細膩的東西。

駱以軍：這篇作品會讓我想到鍾文音。但這篇最大的問題是處理的人群太龐大，需要更長的篇幅。我讀的時候感受到很強的「蹲點」，處理得很真實，但作者可能對文學獎的執念抓太緊，一直著重在描寫兩人屎尿之間的對照。

甘耀明：我最初也想將這篇作品放在前面，但是它和〈很小很小的死亡〉在題材上有點重合。〈過水〉在寫一個祖母和孫女的落差，但有些自圓其說的部分寫得不完整，閱讀起來有點凌亂，但我還是肯定這篇作品。不過我一直不懂的是，孫女是吸毒嗎？經血和尿怎麼一直流？我到最後也找不到原因。

〈發酵〉

甘耀明：這篇滿有意思，書寫百貨公司的股長老范如何帶員工面對周年慶，讀起來有在看八點檔連續劇的感覺。員工之間的困境和父女之間的衝突，是這篇小說的主要結構，不同於著重心理描述的現代主義小說寫法，作者將內在心理描述外化成了動作情節的流動，這一部分的技術頗為完整。但是，看不太懂小白臉來鬧場和密碼的情節，以及爸爸沒有及時接到老婆電話就離婚，這部分缺乏說服力。

駱以軍：作品中角色的形象和衝突及情感的情節都是想像出來的。他用百貨公司快速地接球、跳球，在技術表現上很厲害，尤其是那隻老鼠。

◎兩票作品討論——

〈很小很小的死亡〉

劉梓潔：第一次讀的時候很排斥，因為像是〈父後七日〉加〈親愛的小孩〉。撇除這部分重新去看，在這批作品裡面，這篇作品的語言、以及對性和葬禮的調度很鮮活有趣，應是位有經驗的作者，整篇讀起來很聰明討喜。比起過於工整的小說技術，我更欣賞作者掌握了很多的細節，包含跟爸爸的維大力遊戲、旅館裡的天仁茗茶茶包、麥當勞折價券等等，可以讀到會心笑的「戲肉」，不是用空泛的概念在創作。

甘耀明：我想到的是舞鶴〈拾骨〉裡面最後的反差。這篇有一些明亮的點子，「性愛」是和父親通靈的開關，整篇充滿了魔幻或個人的召喚。作品中的父親並不是一個好的父親，是個賭徒、酒鬼，甚至會去偷手尾錢。但作者也努力寫出他好的一面，呈現一個擺盪、不好也不壞的父親。這篇小說似乎是刻意的完整和刻意的溫情，試圖呈現小說的完整性。

駱以軍：我在這篇和〈不再跑步的人〉、〈外星人〉中掙扎，後來選了〈外星人〉。這篇有些地方過於炫技。我在讀的時候有想到梓潔剛剛所說的，葬禮的每個環節細節都在其中，像是曾經歷過。但我打炮的時候老爸就跑出來，像是三句話就能結束的極短篇小說，幽默和趣味就比較小。

范銘如：我沒選這篇作品的原因也是因為設計感太強，父親連續跑出來三次。讀到最後，也知道他們會和解、父親會真的死亡。整個過程雖然是輕鬆、愉悅的，有很多可愛的小設計，但是整體來說太可被預期。

童偉格：這篇作品總結了前面提到的那些簡化方法，第一點是懸吊死者的概念。〈發酵〉也是，但那篇不是懸吊父親，而是懸吊老鼠，讓我想起賴香吟的〈蛙〉。這篇〈很小很小的死亡〉，臨摹的對象應該是梓潔的作品沒錯。它不只懸吊父親，也把雙親都懸吊起來，試圖創造一個結構。可以預期的是，它是一篇用主題句式開啟的作品，創造的單一戲劇事件是性愛高潮時會看見父親亡靈。沒有發展和情節流動，只有結構設定、角色基礎情境設定和事後補充，沒有創造出比較立體的人物，像是看了一本漫畫。和父親的亡靈比起來，我比較好奇母親是如何死亡的，這個留白反而變成這篇故事唯一具有深度的事。

〈似曾熟識之地 (Liminal spaces)〉

駱以軍：這篇作品有點像《去年在馬倫巴》的技術。故事中「車手」對我來講是很新鮮的，有小姐、有黑道、有中間剝削的不同階層，最上面還有一個怪異老大。其中有一段描寫的速度非常快，這個速度感是我不會也沒經歷過的，而且這個快速裡面有虛的、也有駐點的，確實在萬年大樓裡面的現場感，彷彿在看王家衛的電影。它的快速和蒙太奇手法，我有被打動，在這批小說作品中還是厲害的作品，但似乎是作者遺漏交代媽媽是怎麼不見的情節。

劉梓潔：以軍老師講的我都同意，也是我選這篇的理由。但我還是不理解媽媽猶如咒語般一直在重複度過的這個劫到底是要度什麼？還有不太懂那句臺語「父母養飼恁，毋過失敗矣」的意思。

童偉格：有點像在看一齣家庭戲劇，被老舊的黑幫電影景片給包圍。簡單說就是密室中的密室狀態，這個狀態大概就接近作者嘗試定義的Liminal spaces，「時間」並不存在，主角的自我身分認同還處於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態，這是一個又一個密室所封印的基本能量。用作者提供的解釋看回來，我完全同意一九九九年的冰宮事件是這部小說寫得最好的地方，如果能停在這裡就好了。這個小說在結構上遇到了一個麻煩，就是事件和事件之間，似乎都不存在必然的關聯，作者創造一個密室狀態，就驅逐了討論，一切事件都直接跟懸吊起的死者相關，都指向最初冰宮事件那次的個人經驗。我對這部作品有保留，因為將「原諒」作為關鍵詞，在抽象的議題上是需要經過很複雜的辯證。這篇小說就是一個中二角色附著在一個原初傷害，然後完成自我原諒的論述。這個想法有點單薄，如果這篇小說是現代小說的話，需要重新架構，否則有點撐不起相關的辯證。

甘耀明：這個「車手」應該是黑道集團，而不是詐騙集團。這篇小說比較清楚的結構和比較吸引我的，是在冰宮裡面目睹自己爸爸和李小姐的曖昧，然後變成一輩子的陰影。母親的離去被隱化，是因為他必須去呈現照顧失智爸爸時，如何去面對自己生命狀態的轉折，我覺得這個路線很好。但是，有一點讓我完全無法進入，就是黑道的部分——為什麼這麼多人去玩德州撲克？還有很多不斷拋撒出來的情節，要如何去串連這些事情？對我來講，它沒有串接起來，變成非常模糊曖昧。就像潮水退去之後，它是沒有穿褲子的，但這個沒穿褲子不是在服務小說，而是沒有處理完整，很可惜。

范銘如：我的看法跟偉格、耀明很接近。這篇有兩個很大的元素：家庭冰宮還有黑道，前者寫得最好。可能是創傷沒有辦法處理和發展，所以加了黑道的部分，加了之後雖有很討喜的戲劇效果，但兩個根本就融不進去，我完全看不進去。尤其是讀黑道的部分，感覺都像在看電影，感覺太假。而且如果這個人都已經出入這麼多情色場所，怎麼還會對六歲的創傷這麼耿耿於懷？應該早就原諒了。不過，後面的防護網收得很漂亮。

〈紅面鴨〉

駱以軍：這篇很怪，比較像十年前參加獎項的概念小說，但是它透過一部紀錄片來定位拾荒老人的住處。很多年前我讀張萬康的小說，他寫永福橋對面的住處反而是非常寫實的。這篇的敘事聲音比起其他作品，較像是古早年代、很人道主義的左翼小說，沒有奇幻、崎嶇的家庭傷害，也有一點七等生作品的感覺。和小黑狗的關係、和流鶯的性交易雖然都有點呆，可是它給我的感覺並不是用想像建構，而是上一代人的善良。它的難度沒有那麼大，但拾荒有很多重複、不流利的部分，可以看出花很大的力氣去寫。

范銘如：現在文學獎常有各種奇形怪狀、場景非常魔幻的腥羶色作品。這篇讓我來到七〇年代，很有鄉土文學的味道。收資源回收的老人是很可預期的：人設很可憐善良、身體有先天缺陷。嫖妓那段很有鄉土文學底層人士相互救贖的寫實感。即使這些都很老梗，但細節的部分有打動我；資源回收

的地方是有真的去了解，而紀錄片的情節我也覺得是好的，如果只有寫資源回收的線就太無聊。他最後結束的地方是希望紀錄片有拍到這一幕，那個地方有讓我感動。前面的敘事像老生常談，但最後一句把整篇小說救了回來。

劉梓潔：我沒有選的原因是，前面讀起來像是臺北版的赫拉巴爾，有獨特的氣韻在，對河岸的回收老人觀察很細膩，到中間小雲站壁的地方，又變成像是「人生劇展」，刻意去找流鶯的設計感、符號裝置感太強。不過，我也同意銘如老師所講，最後一句很好。

童偉格：這篇讀起來「暖洋洋」的，有點不知道如何面對，有幾點基本的事實，讓我覺得這篇需要再想一下。在設定上，拾荒者是個約六十歲的老人，但是如果作者沒有明確講，光是讀小說內文其實很難猜測年紀；有些地方洋溢一種童話風，需要特別的作品類型才能支撐，這樣的表達會有點離奇。第二件事情，和剛剛談的〈似曾熟識之地〉有關，這位作者可能有受過特定訓練，但他提供給角色的比較接近戲劇設定而不是歷時性的經歷，有點像鄉土文學的內容被包圍在另外一種情境的景片裡。我覺得作者想法過於簡單，角色是絕對的扁平。

甘耀明：所有小說都是想像的，這篇也是一個想像，但是我會有點出戲的原因是，它有點像是少年小說，告訴年輕人的訊息太甜了。閱讀的過程裡面，並不是處理一個老成的拾荒者狀態，而是把讀者視為青少年去把他寫得陽光，整體而言不是那麼對味。

◎三票作品討論——

〈外星人〉

甘耀明：進入決審的作品中多篇有荒誕的成分，展現力比多、賀爾蒙、血清素來吸引我們的眼睛。但這篇卻是用老成的書寫方式，呈現出平穩寫實的概念——在父母離異的衝突當中，孩子因為半夜思念媽媽讓監護權翻盤，這樣的轉變過程在成年的回憶是帶有愧疚的。反而是小說後面，父母為了孩子去打官司，這段很細微的觀察像是很寫實的紀錄片，爸爸和兒子的最後旅程並不完整，也沒有強大的衝突場面，但處理得非常真實，不刻意去創造爆炸性的戲劇衝突，充滿了各種懸念跟遺憾。

童偉格：只有這篇作品，我想爭取各位評審的支持。這篇作品有說服我，小說這門藝術有存在的理由。相對於其他十三篇只有情節設定的單薄作品，〈外星人〉這篇讓我重新認識一種常見的情境，就是父母離婚之後小孩的所思所想。作者有一種屬於自己的描述能力，讓他在創造結構時不會成為一部絞肉機器，反而是把結構織進了時間裡面，讓讀者認識小說裡的「我」究竟是怎麼想的。整體敘事非常平穩、簡潔但又相對複雜，複雜的地方在於，裡面的第一人稱是個複合體，也就是多年以後的「我」在回憶那時候的「我」，於是這個「我」有立場比當時在場的小孩「我」複雜，但是又有立場比當時在場的小孩「我」平靜。作者已經跨過技術上的門檻，認知到不用刻意模仿小

孩的聲腔，但又節制在特定的程度裡面，顯現了難以一眼看見的技術思考。

駱以軍：〈外星人〉是我很後面才讀到的作品，我和偉格的狀態完全不一樣，我是覺得「完蛋了，都好強」。〈外星人〉讓我有一種像是聽一場小提琴獨奏的舒緩。是很高級的一篇小說。它創造了一位父親的角色，其他各篇用了許多技術，並未創造深刻的角色。而這篇作品，會讓我真實感覺父親的存在。

劉梓潔：這篇較像是「長散文式」的寫法。對我來說，散文和小說也沒有太大的差別。作者可能是女性，最主要是老靈魂的敘事方式。這個小孩從小處在一個孤寂安靜的位置，長大之後意外看見父親。比起其他篇用了很多武器，最後告訴讀者「我不行了」，這篇是什麼都不帶，赤手空拳來展示它的全部。

范銘如：這篇寫家暴或父母吵架的部分，讓我覺得很卡。一開始的時候，我以為要講外星人的事情，後來轉到家庭劇的舒緩讓我覺得很舒服，但之後又來一個很強烈的跳車，我覺得太戲劇性了，是讓我覺得無法進入故事的原因。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一票以上的作品討論完畢。評審決議由獲得兩票以上的八篇作品進入第二輪投票。計分方式為最高四分，最低一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外星人〉（甘耀明三分、范銘如三分、童偉格四分、劉梓潔四分、駱以軍四分）共十八分。

〈紅面鴨〉（甘耀明一分、范銘如四分、劉梓潔一分、駱以軍兩分）共八分。

〈很小很小的死亡〉（甘耀明四分、范銘如一分、劉梓潔三分）共八分。

〈似曾熟識之地（Liminal spaces）〉（童偉格一分、劉梓潔兩分、駱以軍三分）共六分。

〈息風帶〉（童偉格三分、駱以軍一分）共四分。

〈取景框外〉（童偉格兩分）共兩分。

〈發酵〉（甘耀明兩分）共兩分。

〈不再跑步的人〉（范銘如兩分）共兩分。

第三輪投票

由於〈紅面鴨〉與〈很小很小的死亡〉分數相同，因此以舉手表決，〈紅面鴨〉得三票（范銘如、駱以軍、童偉格），〈很小很小的死亡〉得二票（甘耀明、劉梓潔）。決審結果出爐：首獎為〈外星人〉，評審獎為〈紅面鴨〉，優等獎為〈很小很小的死亡〉、〈似曾熟識之地（Liminal spaces）〉。會議圓滿結束。